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但頓之死

亞歷舍·托爾斯妥葉著
林夷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亞歷舍·托爾斯妥葉著

林

夷譯

但 頓 之 死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屬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前歲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

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十五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十六萬字以至三十萬字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十六萬字以上或以下，僅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考慮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目一之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一日王雲五識

原序

這劇本產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莫斯科柯爾雪劇場的監督，把普雪納爾（Bichner）原作三十六幕浪漫派的大悲劇但頓之死，請我改作，以備上演。我打算根據原本添繪上充分的現代色彩。但這計劃畢竟沒有可能，在原本中的材料，不能完全供給我的使用。第三場以後，我已不能不把原作丟開，別從自己所體驗了的俄羅斯革命中去找取材料。一九二三年，我又第二度把他改作，儘可能地刪除了以前從普雪納爾所得的一切，以這樣的形式，獻給讀者了。

亞歷舍·托爾斯安葉。

劇中人物

但頓 山嶽黨領袖，法蘭西共和政府司法部長，公安委員會委員，法蘭西國防的指揮者，曾建立恐怖政策，他所參加的『九月屠殺』事件，爲死刑制度最初的作俑，造成以後共和政府永久流血的創痕。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實行家，而偉大的理想，終於淹滅於血泊之中。

這悲劇的開場，是但頓已離開政務以後；不久以前，纔和一位十六歲的少女魯綺思結婚。他和他年青的妻子，同住在賽佛爾的家中。

勞伯思倍爾 公安委員會委員，雅科賓黨領袖，有堅強的意志，廉潔的德義，火一般暴烈，冰一般冷酷，是一個很理智的人。精明而細心，但缺乏情感。他擔荷了無政府狀態時代的法蘭西的重任。對於正義，嚴格的人民的福利，道德的觀念，完全到達了革命之形而上的形

式。

嘉彌爾·台摩連 憲法議會議員，熱情的愛國者。雜誌記者，幻想的人。

聖·喬斯忒 勞伯思倍爾的與黨，哲學癖的，空想的青年，女性風的美男子。但性情殘酷。軍

事委員及公安委員。

柯爾·台爾排 公安委員，舊爲伶人，性殘酷，無行。

胡開·台·丁維爾 共和政府司法官，現在的地位，是得於嘉彌爾·台摩連的援引而獲
到的。年老，精明，大儒派，性暴亂。

海爾曼 革命法庭司法長，此職得於但頓與齊龍特黨鬭爭的時候。

海羅·台·賽雪爾

斐里普

拉克羅挨

憲法議會議員，但頓之友。

萊強特爾

雅科賓黨黨員。

劇中人物

西蒙 手工業者，中年，戴織絨的帽子，穿破爛的長腳統褲。他的灰暗的臉，因為多喝酒的緣故，變成紅褐色。愛國者。

魯綺思 但頓的妻。

露西 嘉彌爾妻。

安娜 西蒙妻。

瑪麗 貴族出身的女子，現在作了秘密賭窟的主人。

羅沙麗 花邊女工。

姜痕 女縫工。

披圍巾的婦人

跛女

胖婦

尼儂 酒場中女子。

但 頓 之 死

女販

勞伯思倍爾的侍女

里昂人

紅帽子的市民

黑帽子的市民

捧書的市民

戴假髮的市民

法庭庭丁

尖鼻子的青年

其他市民，兵士，劊子手等。

時間

一七九四年夏在巴黎。

地點

時 間 地 點

- | | |
|-----|-----------|
| 第一場 | 瑪麗家 |
| 第二場 | 酒店門前的小街 |
| 第三場 | 我德克式教堂的内部 |
| 第四場 | 派律司宮的内苑 |
| 第五場 | 勞倍思倍爾室中 |
| 第六場 | 街頭廣場 |
| 第七場 | 同前 |
| 第八場 | 革命法庭内部 |
| 第九場 | 革命法庭前空場 |

但 頓 之 死

第十場 同地一小時後

第十一場 獄室

第十二場 刑場

一

第一場

瑪麗的房。

已撕破了的錦繡的簾帷，鉛堊剝落的牆壁，金漆的家具。燭臺上燃着幾支蠟燭。玩紙牌的檯子邊坐着海羅台賽雪，瑪麗，嘉彌爾台摩連。一旁——魯綺思，露西。窗的方面，但頓立在帷後，不能見。

魯綺思 我很不歡喜巴黎。在這兒老是這樣狹窄，這樣紛鬧。我一到這兒，便會覺得心裏不舒服。

露西 賽佛爾很美麗吧？

魯綺思 是，我們那兒很美麗。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園庭和幾畦菜圃。丈夫送了我四五隻小

雞養在那兒。什麼菜蔬，蘿蔔，蕒荳之類，都不用到街上去買，我們自己都有。我們又時常到——公園裏去散步，（眼向四圍一瞥，低聲說）可以聽到許多新聞。到了晚上，公園裏便是馬蹄和軍號的聲音——叫人可以看出皇帝的野心。

露西 喂，不要說得太大聲！

海羅（切牌作聲。）我這舌子完全沒有用處了，連一句情話也說不出來。如果我想說：『我愛』而說出口來的却是『死。』這舌子真可惡……昨天我碰到一位可愛的姑娘，而出盡了全部的氣力——我叫了她一聲『寡婦。』

瑪麗 那末，她怎樣回答你呢？

海羅 對於她是什麼都不要緊的。

嘉彌爾 上斷頭臺的是誰呢——叫她寡婦。

海羅 街頭的那些小孀三吧。

嘉彌爾 露西，爲什麼你這樣沉默，覺得困倦麼？

露西 不，我的親愛的。

海羅 這也算革命的結果之一，我們都覺得異常困倦……可是，對於我海羅，全巴黎，沒有人會討厭的。

瑪麗 我打你的『皇帝』。

嘉彌爾 露西，再唱一會歌吧。

露西 你要聽嗎？

嘉彌爾 我是無論什麼時候，白天也好，黑夜也好，都要想聽你，我的小龍女的歌聲的呢。
（拿了豎琴給她。）當你歌喉一展開了的時候，我相信立刻，全世界，被解放的勝利的人類都將起來高歌了。

露西 這樣麼。（調弦。）

海羅 嘉彌爾老說什麼音樂啦，人類啦，因為他是一個記者。我可是看不起人類的，他不過是一羣畜生，只配叫叫嚷嚷，祇要有誰去撫他的順毛，就沒事了。瑪麗，你真打算把今晚的

功夫完全化在打紙牌上了嗎？

瑪麗（微笑。） 我打算把這一全夜化在「刺皇后」的身上呢。

嘉彌爾 那末，對手方面的意思甚麼呢？

海羅 隨她高興，十萬法郎，或是我的腦袋，什麼都好。瑪麗，你的「皇后」吃了打了。

瑪麗 放心吧，你是輸我不窮的。

（露西唱歌，大家傾聽着。嘉彌爾站在她的身後，一手攔在火爐架上，一手撫着自己的頭髮。斐里普入。）

斐里普 晚安！

海羅 好，斐里普！坐下來！你可有錢？

斐里普 （向室的四周環視。） 你們在這兒唱歌，好快樂。

嘉彌爾 什麼樣邊境來了惡消息嗎？

斐里普 不，沒有什麼，一切如常。

海羅 他怕是又是鼻對鼻地會了勞伯思倍爾來，把他的胃口弄倒了。

斐里普 今日又是二十個腦袋落了地。

海羅 在這樣的雨天裏，你還看得清楚嗎？

斐里普 不，我看够了，你懂麼？我看够了！

露西 處死的是些什麼人啦？

嘉彌爾 哈倍爾派的人。（註：當時安那其思想者，

斐里普 理由是，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所以被送上了斷頭臺。

海羅 啊！

斐里普 勞伯思倍爾，聖喬斯忒，柯東他們，神經太過敏了。

海羅 這是很簡單的，他們現在在打掃廚灶，等革命聚集了火種放進裏邊去。比方勞伯思

倍爾拿了一把廚刀，聖喬斯忒拿刷帚，而柯東提了一桶水，要把法蘭西擦得銅鍋子一般

的發光亮呀。

嘉彌爾 對啦，對啦，或者這發光亮的是斷頭臺上的虎頭刀吧。

斐里普 今天我覺得這危險也在威迫着我們了。他會很快的到來吧，比我們所猜想得還要快。

嘉彌爾（在火爐架上把拳一拍。）但是，我們還要待到浸身血泊中的時候纔去跳躍麼？勞伯思倍爾把腦袋當皮球玩着呢。我們必須要實現真正的共和政府，大赦令如空氣一樣的必要，人類普有的權利，爲什麼讓勞伯思倍爾鎖在他自己的抽斗裏！

海羅 喂朋友，誰都是要命的，同他自己一樣——比什麼都重要。如果強力是屬於我們這一邊，我一定衝頭陣，去把勞伯思倍爾的腦袋割來耍子。

嘉彌爾 我可反對！我以爲優雅比一切都重要。國家的文明，應是一件舒適而美麗的衣服，沒有東西，可以阻礙每人行動的自由，每個人的希望，每個人的肌肉的活動，每個人生活的動作，必須無延擱地自由地馬上實現。而他們却把狂人的襯衣裹在我們的身上，那些醜惡，染滿血跡的襯衣，我可完全反對！我要以玫瑰的花圈加在我們的頸上，泛沫的酒杯